

千年綺華

A THOUSAND YEARS OF GLORIES

跨越千年　追逐高阳

THE STORIES BEHIND CHOTSCHO PROJECT

太舍千佛洞美术馆



千年綺華

A THOUSAND YEARS OF GLORIES

余亦舟　著

李寒晴　审校

太舍千佛洞美术馆　TAIS CAM

A PROUD MEMBER OF SOLUM TAIS

谨以此文致敬

为千佛洞项目

付出汗水和青春的所有人！

目　次

壹　缘起　风雨摇曳的高昌国　火焰山下的西域都护府

贰　浩劫　横空出世　又被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叁　求索　一群背景复杂的外援　一次离经叛道的求真

肆　涅槃　追逐高阳　浴火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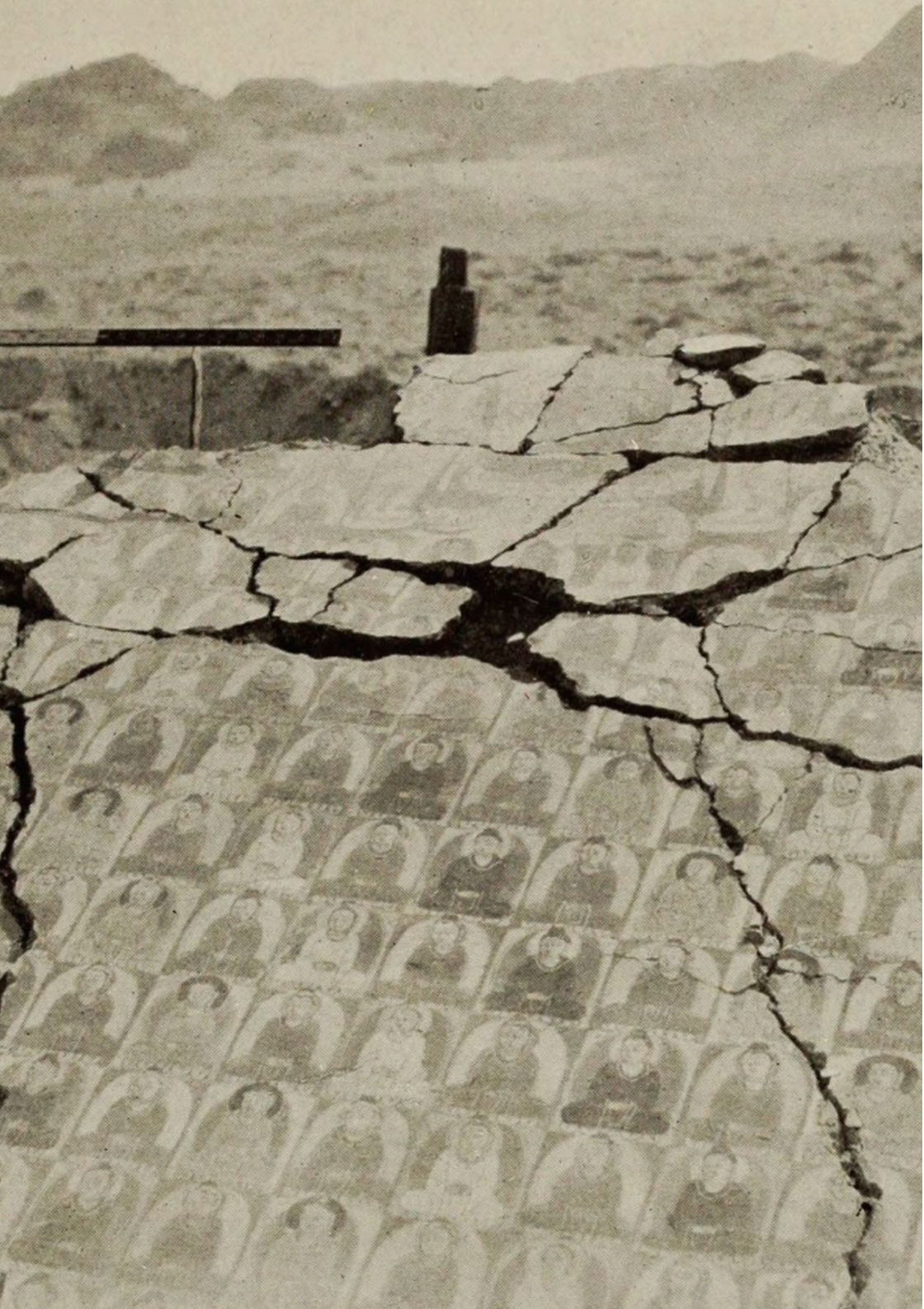
伍　未来

序 · 小广告 · 年度艺术 · 版权

上海的“千年绮华”已是关于高昌壁画的第三个展览了，一转眼又是一个春秋。今年本是破茧之年，大家已早早出征海外，希望向世界传播中国之美。此刻，本该在上海相聚，述说着这一年的征程和传奇。谁料遇到新冠肆虐，在外的伙伴们只得原地待命，各自被困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隔海相望却归期无望。突然想到我们从未曾停下脚步去梳理过高昌项目的始末，于是便借此整理整理这一路的过往。

余亦舟

二〇二〇年七月　杭州



壹

缘　起

风雨摇曳的高昌国　火焰山下的西域都护府

我们将目光投向高昌，是在千佛洞项目启动第二年。当大家知道我们开始研究壁画绘制技术和图像复原后，高昌这个名字就从不同的渠道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很多长辈说他们很高兴我们能做这个事，希望我们关注下高昌国。他们说，高昌的壁画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承载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它有痛心疾首的往事，也有令人担忧的现状。听得多了，我们也越发好奇，这个高昌，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于是那一年，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关于高昌的研究。

高昌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疆地域内的中心，坐落于火焰山的脚下，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车师的所在地，而高昌则是汉军最早所建的军事堡垒，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故而得名。后来，这里先后建立了五个高昌王国，也是大唐的第一个西域都护府。

它的繁盛是从公元5世纪开始的：汉人麴氏成为了高昌的国王，因为是北线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成了商人们结算、补给最重要的城邦，出土了大量罗马、波斯和唐朝的钱币。

《大唐西域记》记载，唐玄奘当年取经，是偷渡出关的，几经

生死来到高昌，已是奄奄一息，无力继续前行。高昌王麴文泰崇佛惜才，硬是留他做国师，愿意分他一半的国家。玄奘铁了心要去天竺求经，于是绝食。麴文泰动员了全家人每天轮番劝他，到了第三天，麴文泰实在于心不忍了，便答应了玄奘西去的请求。

临行前他与玄奘结为异姓兄弟，以举国之力赠玄奘随从千人、宝马千匹，给沿途国家的国王都备足厚礼，并亲自修书给当时西域的宗主国西突厥大汗，谦恭地恳请他给予玄奘方便，最终才促成了唐僧西天取经的成功。

这个基情四射又充满着人性光辉的故事，我严重怀疑就是后来《西游记》里，唐僧和唐太宗结为兄弟以及女儿国国王执意要唐僧留下当王夫这两则故事的原型。

夹在西突厥和大唐势力之间的高昌，最终被大唐征服。彼时麴文泰已经去世，高昌陷入内乱，玄奘已无法再去见他的义兄。数年后，唐太宗赦免了玄奘当年偷渡出关的罪行，隆重的迎接他回到了长安。玄奘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也成为唐军征服西域重要的指引手册，从此开始了又一次西域文化和中原大融合的时代。这时的高昌，就像唐朝西域富庶的经济地区，类似我们现在的深圳和香港。

安史之乱后，高昌被高度汉化的回鹘人占据。唐朝中期后，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明教）传入中国，而这里就是他们的西域总坛。在漫长的数百年间，回鹘人的信仰也从摩尼教向佛教转变。因此，在这个时期层层叠叠的壁画和文物中，有很多明教神秘的留存。

史料中对高昌的记载并不详实，那些历史传说相互夹杂着，直到这里的城池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没落而寥寂，文化随着伊斯兰的

主导而被掩埋。

数年后，当我远赴伊犁，见了我们新疆的合伙人刘洋，在他的帮助下转道吐鲁番，探寻在高昌故城和火焰山深处石窟残存的实地时，这位为故城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西北汉子饱含深情地说：“你看高昌二字代表了汉字里多么大的期盼和祝福，想象一下千年前，汉人和汉文化的治下却包容着各色各样的人，脚下的废墟就是一座仿造长安城规制的国都，里面有着各种宗教的场所，有着各自的文化，大家和谐而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互相交融。这会是怎样一种恢弘的气象，会是一种怎样大气的文化。也许，我们只能从这些支离破碎、流离失散的碎片中去一点点拼凑了吧。”

想想他的话，好像就是这些年高昌项目的一个概括。

在支离破碎的拾荒中开始，去寻找一个未来的答案。



高昌故城

二十世纪初的高昌故城全景。城郭规制仿长安，今存夯土残垣。｜历史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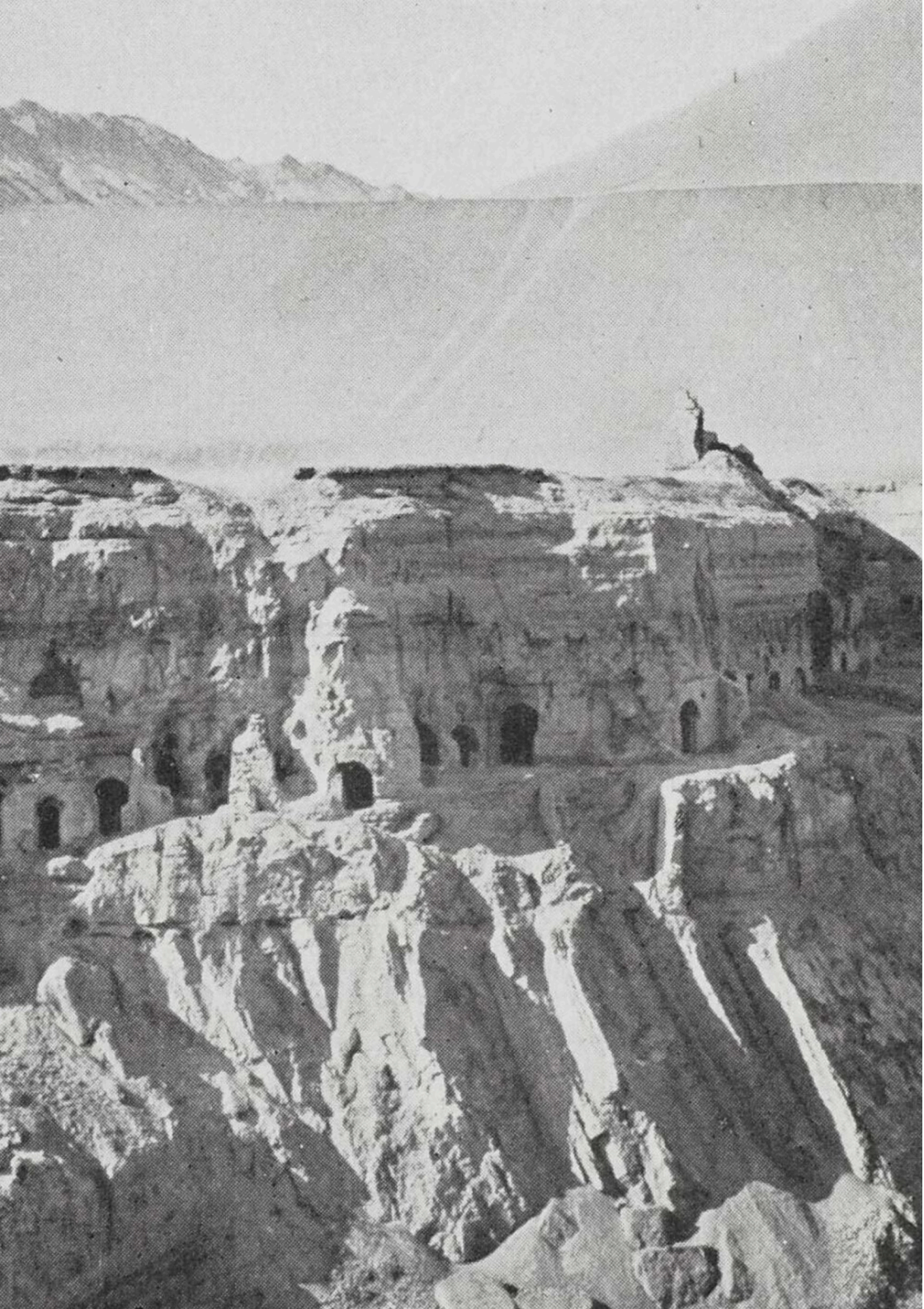


高昌故地　现场照片

在支离破碎的拾荒中开始，

去寻找一个未来的答案。

——《千年绮华》缘起



贰

浩　劫

横空出世　又被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我们启动高昌项目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遇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太多关于它的现成资料。除了柏孜克里克等少数几个石窟还剩下些残破的壁画外，中国境内最壮观的竟然就是残垣断壁和戈壁废墟。彷佛就像我们之前所涉的瓜州东千佛洞、张掖童子寺这样的小规模的遗存一般。可传闻它是一门堪比敦煌学的显学，那些宏大的遗址、精美的巨幅壁画、珍贵的文献究竟在哪儿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析和比对，我们就此揭开了一段屈辱而心酸的往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和民国治下的中国几乎分崩离析。沙俄的势力早早地盘踞在了伊犁，1898年前后，一个叫科兹洛夫的植物学家在找寻标本时意外发现了位于吐鲁番的古城遗址，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克莱门兹，高昌的噩梦开始了：这个叫克莱门兹的俄国人，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从高昌的古城和佛寺盗掘了大量文

物，他也是第一个对壁画动刀子的人，他满载而归，通过售卖这些文物珍宝暴富，却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和记录。

很快，发现高昌古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遗址上所发掘的文物大大地刺激了世界，并传到了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柏林亚洲博物馆的格伦威尔和勒柯克蠢蠢欲动。他们在军火大亨克虏伯的支持下，于1902至1914年间先后四次前往西域。遗址里精美的壁画让他们叹为观止，特别是深藏在火焰山深处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巨幅壁画更是让他们欲罢不能，在勒柯克的指使下，他们用狐尾锯切割了其中最为精美和完整的大型壁画，将它们分割成了小块，装在了数百个箱子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送回柏林。这些壁画在柏林被重新拼装起来，轰动了全世界。这些探险被极其详实地记录下来，使用了当时最好的摄影技术存像，这批藏品也是世界上最集中、最精美、最多的高昌文物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幸运，更是悲剧。

同一时期，一个叫大谷光瑞的日本人恰巧在欧洲看到了这些考察成果。他是京都西本愿寺的宗主，日本的华族，日本天皇的连襟。他回到日本后，在上千万教众的支持和出资下，以寻找和保护佛教瑰宝之名，发起了三次西域探险掠夺（1902—1914）。这支掠夺队伍自称“大谷光瑞探险队”，他们在高昌斩获颇丰，对勒柯克剩下的画面进行了截取切割。由于手法不专业且粗暴，壁画残破严重，且仅做了拍照和简单的记录。这些零散的文物，一部分停留在了当时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一部分被带回日本，存放在东京和京都。

1908—1910，沙俄派出皇家地理科考队，由鄂登堡带队。第一个发现高昌遗址的沙俄在掠夺文物上却晚了德意志和日本一步，于是又竭尽所能地切割其他有价值和完整的壁画，并将它们带回圣彼

得堡俄国科学院，最终在1930左右被转送至冬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随后的没多久（1913—1915），已在西域颇有名气的探险家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也来了。从记载判断，经过之前这些大规模的盗取事件后，他应该是对这些遗迹进行最后的排查和清洗的人。整理后的文物先是被带回了印度，随后一小部分又带回了英国。

至此，经过这些规模庞大的“探险活动”，高昌遗址中最精美的壁画近乎全数离开了它们的故地。随后的时间里，还有陆续发现的零星的文物被卖给当时遍布西域的众多探险队，其中也包括在敦煌斩获颇丰的法国人伯希和。

这些探险家凭借着这些东方文物，后来大多都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汉学家，很多人都成了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在西方收获了巨大的名望和地位。

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列强的格局。最终，新疆腹地勉强逃过了列强的魔爪，但这些文物在一次次战乱中流散损坏，最终保留下来的分散在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其中，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韩国首尔国家博物馆，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龙谷大学，印度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所剩各国探险队带走文物最多。而由于这批文物十分珍贵且不易保存，大多数被封存在了库房内，只有少部分陈列展出。

而勒柯克带到德国的那批数量最多、最为精美的壁画，被用水泥嵌在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大厅里，外面罩上了玻璃。2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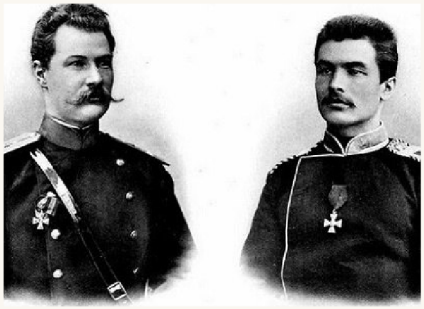
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盟军向柏林发动空袭时，由于画面巨大，时间仓促，工作人员仅用沙袋堆在玻璃外。谁知炸弹正巧击中该展厅，壁画随墙体、玻璃和沙袋一同炸成碎片，混杂在一起，从此再也无法复原，自此消失。由于当时探险队得到了克虏伯的资助，许多文物依旧装在印有其名号的木箱内，不明真相的士兵进入柏林后，将其当作军火销毁，直到箱子失手摔落才发现里面的东西，但为时已晚，仅保留下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关闭，成为柏林国立博物馆的一部分。而所留存下的这很小一部分东方文物，一部分移交给了柏林的国立博物馆；一部分被苏联红军带走；还有一部分被遍布欧洲的研究机构分散保管。

这，便是高昌被掩埋千年后，横空出世而又迅速淡出人们视线的始末。



丝绸之路路线图

自长安西出，经玉门、高昌、疏勒，越葱岭而入波斯与地中海。诸国考察队所循，正是这条路。 | 现场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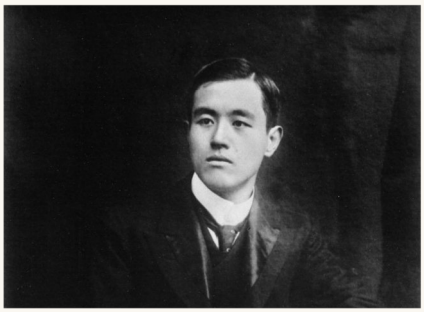
俄国

克莱门兹 与 科兹洛夫



德国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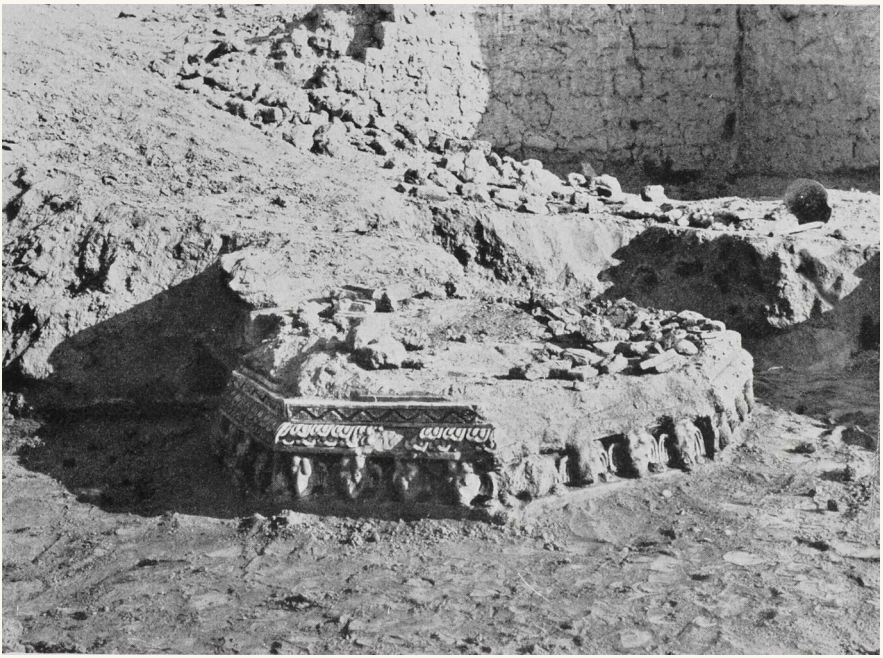
大谷光瑞



英国

奥雷尔·斯坦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先后抵达高昌的各国考察队。本页人物照片皆为历史影像。



发掘古城

考察队在遗址上开挖。



丹丹乌里克

出土塑像与随行人员合影。



装箱后的壁画由驼队运出沙漠　历史照片

高昌遗址中最精美的壁画

近乎全数离开了它们的故地。

——《千年绮华》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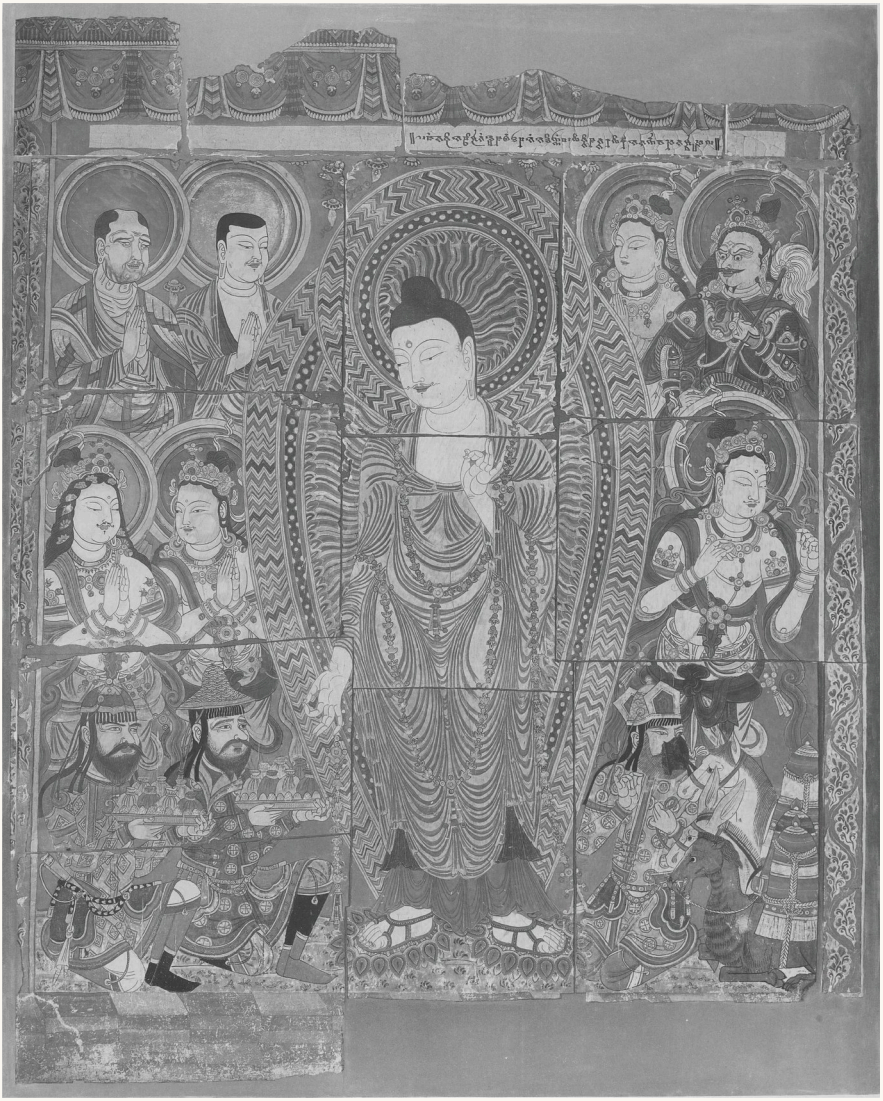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内的高昌壁画陈列厅　历史照片



毗沙门天王行道图（残影照片）

原壁 340 × 140 cm。此图所据者为壁画被劫离后留存的影像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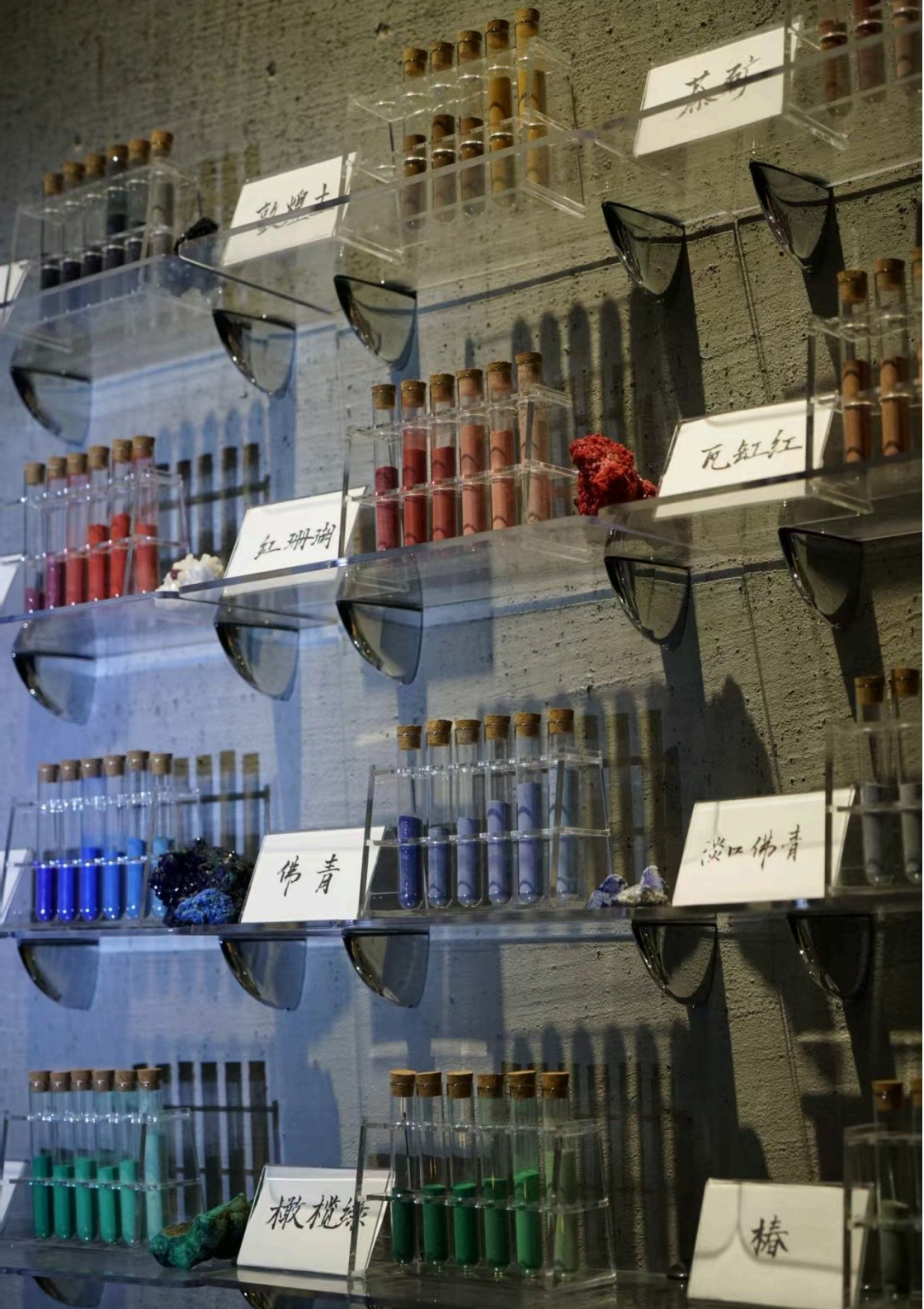
誓愿图第 2 铺（历史影像）

誓愿文：「恭敬崇敬，献以大象、马匹、黄金珠宝、建以园林庙宇。」原壁今已不存，所余唯此影像。

这，便是高昌被掩埋千年后，

横空出世而又迅速淡出人们视线的始末。

——《千年绮华》浩劫


茶酔
瓦紅紅
紅珊瑚
佛青
淡口佛青
橄榄緑
椿

叁

求　索

一群背景复杂的外援　一次离经叛道的求真

在梳理完成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大家都沉默了，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表的难受。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正面去讨论这个事情，但默默的似乎有了共识。此后，高昌壁画的复原工作就成了千佛洞美术馆的一号工程。太舍系公司的所有合伙人都开始无条件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于是千佛洞美术馆迎来了一支背景最复杂的外援。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一群来自欧美名校的学霸，有着广泛的学术分布，在各自领域的是名副其实青年才俊，当时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由于大家专业太不对路了，高昌壁画学术研究之路，也颇为精彩。

首先就是文献的整理。既然知道了东西都是被谁拿走的，那就从他们所撰写的学术文章和记录开始找。为了不错过重要资料，我们从日本的东洋文库、欧洲各大博物馆的资料库和美国各大学及博物馆研究机构中，获取和购买了和上述探险队成员有关的1880年以后的大部分一手资料。这个过程对于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习惯于大量收集阅读论文的我们来说没有太大难度，但真正的麻烦是解读它们。

我们发现，这些书籍很多都是绝版书，书写语言复杂。最方便的是大家熟悉的英文，很快就找到了我们所需的对应资料，有条不紊地解读起来了。至于日文，好在有几个小伙伴会些蹩脚的日文，再加上通过阅读日文里的汉字，也勉强辨认出了有用的信息。

剩下的就是噩梦了，特别是我们想最复原的，最重要的那部分，全是德文文献。我们试图找会德文的朋友来帮忙，但看看这几

千万字的资料，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口。于是想，要不找专业翻译社，也是一劳永逸，后人读起来方便。结果他们看了样文，大致的意思是，这鬼东西，一大半都不是常用的德语，有的人就说翻不了，有的人要了个天价，还不准规定完稿时间。无奈之下，我们想想还得自己来，本想要不借这此机会学几门外语，也算掌握点新技能，结果发现时间根本不允许。于是就像少年时代学习英语一样，拿着小字典在文章里跳着查，如果疑似是我们需要的内容，再一个一个词翻译细读。我们约定，只看和“发现地点”“尺寸大小”“内容识别”“断代背景”“如何处置”等相关的内容。至于探险家们感叹人生世界，抒发情怀的直接跳过（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笔墨写这些东西，而这些大部分就是那一半常用德语的内容了）。

然而，在“断代背景”和“内容识别”上，网络小字典的中文翻译根本没用，只能先查英文翻译，有时还得去查拉丁语词根和梵语小字典，或者看看这个英文词是否在其他论文中出现，找不到准确表述的就只好猜一猜。后来我们发现，在“内容识别”上，反倒是先判断这些内容可能是哪部佛经，再对着中国古代佛经上文字，反而有可能看出些门道来。总之，就是这么山寨和蹩脚地还真解读起来了。以至于这件事情做完了，我们竟基本没学会多少德语。

我们如法炮制了部分法语和俄语资料，但开始对各个资料开始比对时，又出了问题。有些探险队并不太专业（当然我们好像这么说人家也没什么立场），当时的记载并不详细。而剩下的每一组人都有自己的编号和排序方式，和现在留在新疆的文物机构的编号又不一样。一个遗址有一堆叫法。起先，我们读着洋洋洒洒的文字和编排精美的图片手稿，还被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对这些文物的热爱所感动了。后来比对才发现，这些手稿不仅彼此之间的记载有极大出

入，就连同一个章节内都会出现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一块壁画，实物照片与其文字记录的边缘比例竟然严重不符。后来一位老敦煌学者告诉我们，当年斯坦因他们到了一个遗址，就在舒服的地方支一顶帐篷，派工人去挖，挖到东西就来帐篷换钱，由工人口述出土地址，周边情况，助手标记，存下来。要真遇到重大发现了，才亲自去看看，抒发抒发个人情怀。而且后来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也基本没去新疆了，这些学科也就在西方没落下来，很多研究发现至今仍保持着原状。但反正，最终在对比再对比、分析再分析、琢磨再琢磨之下，仿佛大家又合力读了个文史硕士，最终算是整理清楚了。

下一步是复原壁画的图像。理清资料后，我们划分了几期复原计划，第一期便是各个遗址外围的壁画以及高昌王族修建的最壮观的第九窟，也就是主要由勒柯克成批切割走，并毁于战火的那部分。在整理资料时，我们意外地发现日本的龙谷大学可能在几年前把这个工作做好了，计划着，正好可以偷个懒，找他们要。龙谷大学就是大谷光瑞西本愿寺的学寮，日本探险队带回去在京都的东西大多在那，感觉应该靠谱。可是后来发现，因为留在京都的壁画碎片主要来自于边上的第四窟，因此他们复原的就是这个石窟，而且主要的工作是还原各个绘画主题的结构画面。并且由于是电脑数字还原，用的是电脑绘图和配色，并不是我们要做的艺术复原，我们只得从头再来。

于是我们做了这些事：在这些分散在全世界的图像中，找出彼此的关系，像拼拼图一样的把碎片拼接，变成一幅完整的画；把100年前的A4纸大小的照片图像用各种黑科技、高科技和低科技分析，变成3米4米的实际壁画大小的图像；根据部分彩色照片、今天

矿物的折光和成色分析，通过黑白照片的色阶灰度计算和反推，把黑白图像变成彩色图像。以上这100多个字，极度简洁概括了一个无比复杂、冗长、令人痛苦的探索且不断失败不断尝试的艰辛过程。虽然至今还有很多图像我们依旧无法被还原，仍在尝试。但很幸运的是，终于有了第一批准备复原的图像。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下一步：实物复原了。

实物复原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各个颜色对应的颜料和矿石的判定和制作。由于壁画年代久远、摄影技术不发达，以经验来看，图像上的颜色和实际矿物色上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过去近百年间，日本和欧美的很多博物馆和机构，对这些壁画残片上的颜色做过化学测定，我们从他们那得到的化学测定，就是帮助我们理解颜色的第一个基础。

然而，古代颜料矿物其实并不是单一的化学合成物，这些不同的矿石因产地、形态、杂质含量、加工工艺的不同会出现很多变数，因此，即便判定了化学物质，也只能关联到一个范围内的矿物，并不能判定其准确的颜色，很多学术研究都卡在这个环节上。而接下来的事情，大多靠的是经验。这恰巧又成了我们的强项。彼时我们画院的画师已经在壁画复原和实验上走过了好多年了，他们每天8小时以上的时间，一直不停地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矿物颜料，积累了无数的样本和数据。根据科学测定的范围限定，又通过反复试验，我们大致可以判定一个较为精确的范围来进行下一步测试。

到实操的颜料备制时，虽然事多，但大家那时候都挺开心的，因为离胜利又近了一步。在这些颜料备制中，最复杂的竟然是红色。那些最艳丽的红色是朱砂，而周围那些相对暗淡的红色，我们仅知道可能是含有某种价位的氧化铁的成份。新疆的小伙伴，深入

火焰山给我们采集了几十种红色岩石和土壤的样本；我们也比对了印度和巴格达的红土；常嘉煌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日本最老牌的颜料企业中川胡粉的中川社长在十几年前整理的甘肃境内各种红土样本进行比对。最终，我们选择了4种土矿和岩石。

而在这些名贵的颜料中，最折腾人的还是青金石。6000多年过去了，优质青金石的产地依然还在阿富汗。我们头一回意识到国际局势真切地与自己息息相关：阿富汗的矿区和运送通路局势不稳定，前期收到的矿石仅能备制出灰蓝色，到很后来才从进口珠宝商手中拿到了一批顶级的青金石原料，备制出了清新亮丽隐约闪着紫光的宝石蓝。这便是我们最后配齐的一个颜色的原料。

至于把矿石变成颜料的过程，虽然我们至今并未公开细节，每一种矿石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工序复杂耗时的不断使用人力物理研磨的过程。这个项目最早是由我负责，后来交给了谭理。

谭理是我在美国读大学时的室友，学的是航天航空工程，虽然我们的学校被称为NASA工程师的摇篮，但他是当时航天工程学院里唯一的中国人，而我的政治学专业里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被其他中国人认为共同拥有着“毕业即失业”专业的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加入千佛洞项目的时候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火箭科学家，也是太舍的首席科学官。我们希望他能帮忙设计出一个设备，把人从这个费时费力的备制过程中解放出来，提高效率，节省经费。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他还真设计出了一个离心力重力球磨机。大致的原理是用高密度的合金球，来撞击最贵的几种矿物中实际显色的金属元素物质，在真空中通过离心力或者重力加速研磨，水沉筛选，循环往复。然而，他算了算机器的造价，我们的用量需求，结果发

现在这个规模上还是人工研磨更便宜。直到今天，他设计的新型火箭发动机都快造出来了，而这台球磨机一点动静都没有。谭理教授，就一直作为矿石人力研磨小组的工头，劳碌至今。

有了颜色，我们便一边复原一边校正，往返于国外各大博物馆和新疆腹地，因为最终的颜色材质的差别无法用图片和视频判断，大多还是要靠肉眼和实物辨别。为了节省开支，大家都是凑在目的地附近出差时安排下这个工作。这几年足迹遍布了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每当校正成功时，总是令人难以言表的欣喜。有时会有意外收获，也有时会空手而回。这一路有很多特别热心帮忙的各国老前辈们、一腔热血的爱国留学生，也有满嘴跑火车的老一辈西方资本家。找不到介绍人的，我们就硬生生去拜访，遇到过很多热情帮助我们的陌生人，也遇到过说破嘴皮子也不搭理的窘境，毕竟我们人微言轻。但总体说来，这世界还是好人多，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也如期和圆满地完成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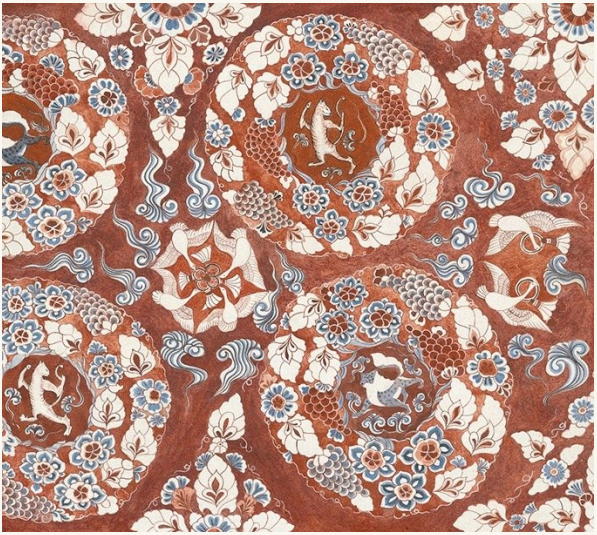
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画师是吃了最多苦的，他们在加入画院前也是冉冉升起的青年艺术家，一进了画院彷佛就远离尘世，开始了年复一年的修行。虽然如今图像技术发达，他们不必再窝在寒冷的西北石窟里工作了，但依旧免不了受些皮肉之苦。杭州的冬天阴冷出奇，画院这几年安在山里，很多太大的画面无法上墙，画师们只得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由于很多矿物颜料并不稳定，太热和封闭的环境容易产生有毒物质，只得靠大衣棉裤裹着物理保温，在地上一趴就是近十个小时。为了作画，有时一个姿势一摆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们，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你们不累吗？他们说，刚开始不习惯，时间久了就也没啥感觉了。我总是默默怀疑他们后期肯定是练成什么神功了。

而且，艺术家本来就不喜欢文化课，在画院他们还得不停地学习，特别是刚开始的几年，每天都被我们强灌“新发现”，恶补文化课。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高昌的壁画据记载是由叙利亚波斯人、龟兹人和汉人一起完成的。绘画技法上有中原的晕染、西域的铁线法、排线法和印度的凹凸法。很多技法也没太多的参照，还得慢慢实践，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去做很多新的尝试。闲时，他们也不得不自行去练国画工笔、素描和文艺复兴湿壁画的基本技术找灵感，找融合，学瑜伽去控制自己的气息。此外，虽然我们最终确定了相对准确的矿物颜料，但它们的使用技巧、层层叠叠的叠加关系都得一点点在实践中摸索。

就这样，我们从一无所知的霸王硬上弓开始，最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学科互联的体系。保障了复原工作的顺利执行。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开始了不断前行。



高昌宝相花　以十数层顶级青金石一比一复原　110 × 110 cm



唐宝相花藻井　110 × 110 cm　千佛洞美术馆藏



整幅经变临本　画院工作现场



残损肌理特写

复原不是把画面画完整，而是先判定它当初是怎样一层层画上去的。

所　用　颜　料

	朱砂	Cinnabar / Vermilion	HgS（硫化汞）
	石青	Azurite	$Cu_3(CO_3)_2(OH)_2$（碱式碳酸铜）
	石绿	Malachite	$Cu_2(CO_3)(OH)_2$（碱式碳酸铜）
	佛青（青金石）	天然群青 Natural Ultramarine	$(Na,Ca)_8(AlSiO_4)_6(S,SO_4,Cl)_{1-2}$
	雄黄	Realgar	As_4S_4（硫化砷）
	雌黄	Orpiment	As_2S_3（三硫化二砷）
	土红（赭石）	Hematite	Fe_2O_3（三氧化二铁）
	珊瑚红	Coral Red	$CaCO_3$（主体）
	土黄	Yellow Ochre	$FeO(OH)\cdot nH_2O$
	铜绿（氯铜矿）	Atacamite	$Cu_2Cl(OH)_3$
	白垩（白土）	Calcite White	$CaCO_3$（方解石）；高岭土为 $Al_2Si_2O_5(OH)_4$
	铅白（胡粉）	Lead White	$2PbCO_3\cdot Pb(OH)_2$
	云母	Mica	$KAl_2(AlSi_3O_{10})(OH)_2$
	金箔（泥金）	Shell Gold	Au（库金约含金 98%，大赤金等按含银量分档）
	珍珠	Pearl White	$CaCO_3$（文石）＋壳角蛋白
	汉白玉	Marble White	$CaCO_3$（方解石）
	象牙黑（骨黑）	Bone Black	C（约一至两成）＋ $Ca_3(PO_4)_2$ 等磷酸钙（主体）

十七种天然矿物与有机颜料，皆经拣选、锤碎、细磨、水飞分级而成， 以清水与骨胶调和使用。备制细则见千佛洞美术馆《矿物颜料开源资料》。

而在这些名贵的颜料中，

最折腾人的还是青金石。

——《千年绮华》求索



一九一三年

誓愿图第 1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勒柯克《高昌》原书图版一七，珂罗版原样影印。原壁毁于 1945 年柏林空袭。



二〇一九年

誓愿图第 1 铺（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馆藏编号 祈愿图 12

天然矿物颜料绘制。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印刷精度的差距，是一千年的差距。



一九一三年

誓愿图第 6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勒柯克《高昌》原书图版二二。



二〇一九年

誓愿图第 6 铺（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馆藏编号 祈愿图 6

誓愿文：「我可垂船渡河彼岸，业法此心，即生一大清净莲花。」



肆

涅　槃

追逐高阳　浴火重生

我们一直相信，只要是做着对的事情，事情一定是顺利的。

如果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有这么简单，那该多好！

到2020年7月的今天，千佛洞美术馆依旧没拿过任何政府的资助，也没拿过一分外部投资，靠的是太舍合伙人们自掏腰包的钱。原意只是想让这个事情更简单一点，纯粹一点。那时候，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有着无数的聪明才干，一定能在商场上披荆斩棘，会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这个项目。虽然我们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创业，已小有建树，但终究还是太幼稚了。人生就像是一个修罗场。

从2008年开始，我们从互联网创业中走来，然而在接下来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我们没做一个风口上的项目，虽然我们至今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对的决定，但由于我们太过于注重长期项目的投资和孵化，虽然有了很多很有价值的项目和资产，但到2017、2018年的时候，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我们陷入了空前的现金流危机。

尽管我们总是轻描淡写、调调侃侃，但无法不面对浩浩荡荡的高昌的复原项目的规模和投入随着时间的推进已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计划这个残酷的事实。回想曾经一位长辈冷嘲热讽的一句“这不

是你们能做的，就凭你们还想干这事？”此时，彷佛，更像是一句忠告。

2018年初，我亲手参与建立的一家公司经过了六年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最重要的一轮融资，曾经一起奋斗的战友好不容易为我争取到了这一轮跟投的份额，这也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然而这一刻，我却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口袋已经空了。我至今无法忘记那一刻的酸楚，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而我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到了年中的时候，庞大的公司开销，让我们开始负债，不断地再追加投入，大家都彻底已经弹尽粮绝了。一年后，当事情已成过往，我才告诉伙伴们，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我所有的银行账户加起来也只有26块钱。

懿是我们另一位创始合伙人，她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因为她一直在研究福祉经济学，出于对社会型企业的探索，回国后，就一起加入了我们。虽然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合伙人从来没拿过工资，但员工的开销依旧不小，负责审批员工工资的她，在公司现金流最困难的时候，一直瞒着我们用自己的钱在支付这些账单。

而与此同时，她的父亲也在那一段时间查出了癌症。我们没有办法也不敢去想象她那时候的心境。为了手术和治疗，她每周不断地往返于上海和杭州两地，有时前一天下午赶去约见医生，照顾父亲，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来开会，虽然工作好像没有太多变化，但我们时常还是能发现她红肿的眼睛和并未能完全擦拭的泪痕。

在那段鬼使神差般的日子里，我们都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开始疯狂地掉头发，我们犹如深陷泥潭，无论怎么努力都毫无起色，偶尔有好像能救我们于水火的短期项目也最终全部夭折。大家的公

司、我们自己和家庭，都遇到了很多变故，自身难保也爱莫能助。

从2015年开始，为了千佛洞项目，我们每年都会去西部好多次，而我最后一次去新疆好像也是2018年的年中。我照例去霍尔果斯找刘洋会和，再取道丝绸之路上的遗迹。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据他的司机说，他已经连续喝了20多天的大酒。晚上又是一场和邻国哈萨克人民的不得不去的应酬。

那时他一直住在员工宿舍，而碰巧遇上新员工入职，他就让出了房间。可能由于工作忙，晚上应酬多，他也没时间找房子，一直居无定所。碰巧我到了新疆，他便和我挤一间小酒店，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晚上，因为我不胜酒力，而哈萨克民风强悍，他替我喝了很多。回城的时候，已不省人事。到了半夜，我隐约听到了啜泣的声音，我再三追问下，他迷迷糊糊地说：“为什么这么难，我只是想做点事，为什么这么难，看我年轻，谁都欺负我，我真的简简单单只是想做点事……我要把它干成，把它干到底！我要对得起跟着我的兄弟们……”我拍着他，听着。那一年，他也29岁，一个人来到这边陲小镇，撑起来半城文旅，印象中他总是有着阳光般的笑容，可想一想边城榷场鱼龙混杂，他只身在外，想必也吃了很多不同寻常的苦。到起床时，他已不记得昨晚说了什么，又变回了那个阳光的大男孩。

第二天，我们途径那拉提草原，这是一个被称为天空草原的美丽地方，但我那时的心情哪儿还有阳光，在翻越天山冰大坂的时候，我收到一堆后院告急的信息，总想一脚油门像鸟儿一样飞出去多好，心中有了乌云，怎么也看不见美景。晚上我灌醉了自己，借着方便的借口出了大帐，看着天上的明月，一望无际的草场，积蓄已久的情绪再也无法压抑，竟突然泣不成声。那一晚，我哭得很痛

快。彷佛这一年胸中的阴郁就像远处天山上的电闪雷鸣，倾泻而出。

把它干成，把它干到底！对得起所有为它付出的伙伴们！

说来也巧，当地人说，“那拉提”是蒙语里“太阳”的意思，传说成吉思汗西征，术赤的中军翻越天山，恰值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摧残着这支疲惫的部队。正当他们绝望之时，翻过山岭，后面是一片茫茫的草原，繁花似锦，泉眼密布，阳光灿烂。士兵们得救了，大呼“那拉提！那拉提！”这便是那拉提草原名字的由来。

我从新疆回来没多久，谭理便从美国赶回来了，多年没回老家的他下了飞机第一时间来了杭州。他说，他还有一笔暂时不用的钱，大家先拿着用吧。而他带来的这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让我们有机会喘息，去调整步伐，最终走出泥潭。而这笔钱，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他存了多年留着结婚买房的钱。而今天，他这家还没成。

千佛洞项目得以继续，高昌石窟又有了重见天日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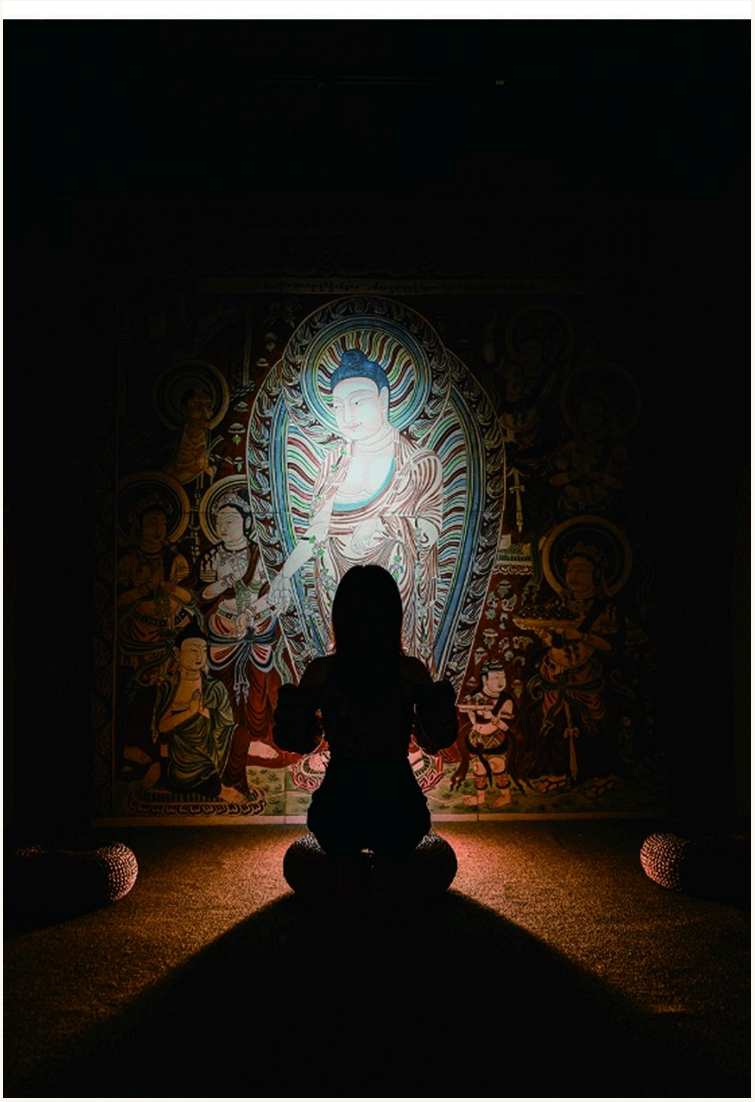
2019年的5月，我们完成了石窟甬道壁画复原的第一期计划，八幅巨幅祈愿图壁画以最接近它们一千年前刚被绘制完成时的宝石壁画的形象再次出现。我们计划在2019年的杭州艺博会将它们组装成甬道发布。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无数次细细研究这些图像，这些消失的神祇仿佛成了我们的朋友和亲人，现在要看它们回到墙上，有着莫大的安慰。

在接下来了一个月里，这48块分割的壁画被精心扫描，标记，制成数字版画，最后拼接在了一个5米高21米长的甬道里。当它们最终在甬道中拼接完成后，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看到他们应有的原貌。

这短短的20多米甬道，对于壁画来说，是100多年的颠沛流离，而对我们来说，是最灿烂的青春岁月。我们久久地流连其中，一遍又一遍来回走着，一遍又一遍端详着每一个细节，谁也不肯出来。

到了开放观众参观的时间，我们自发做起志愿者，为来往的观众介绍它们的故事。讲着讲着，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这也许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许是对这一路走来不容易的酸楚，也许是喜极而泣的自豪感。这可能是一种没有经历其中的过程，永远所无法体会的情感。

也许这世界上的事情正如我们一直相信的，只要是做着对的事情，最终一定会顺利的，只是也许它会有一个曲折坎坷的过程罢了。



祈愿图其一（复原）

展厅现场。原壁高逾三米，观者需仰视；此处以一束光与一方坐垫还其观看之法。



落笔

复原现场。画幅高及屋梁，须搭架而作；一日之内，人只在架上移动数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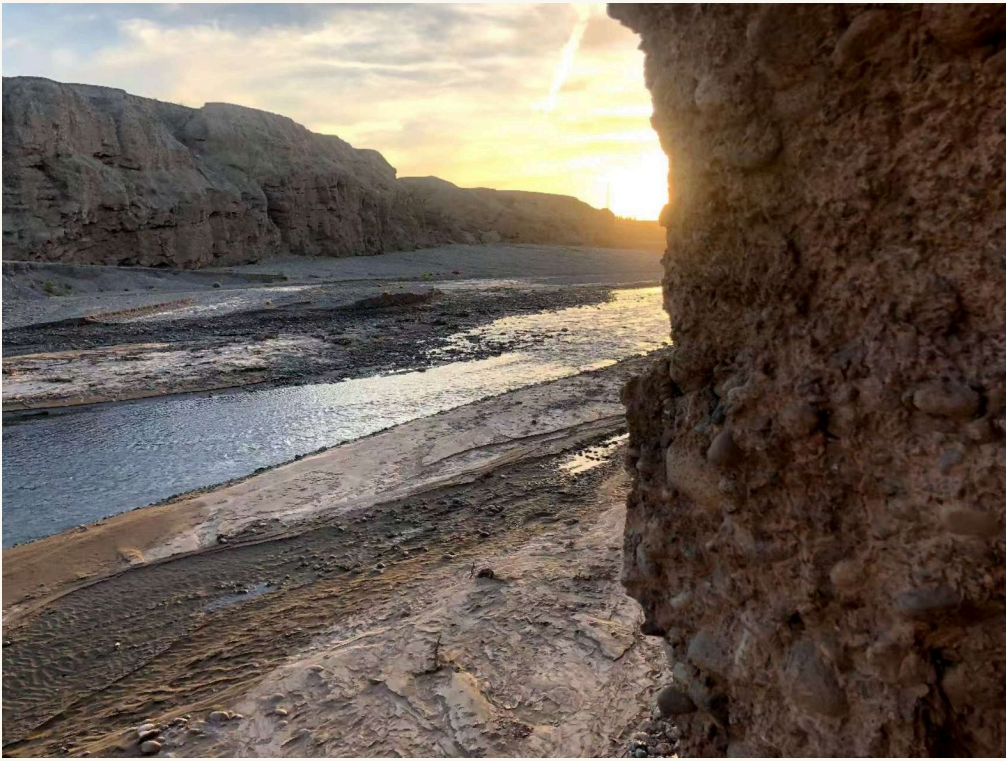
复原甬道　五米高、二十一米长

这短短的 20 多米甬道，

对于壁画来说，是 100 多年的颠沛流离，

而对我们来说，是最灿烂的青春岁月。

——《千年绮华》涅槃



河谷落日

敦煌。每一次复原之前，都要先回到这样的地方站一站。 | 现场照片





毗沙门天王行道图（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汉供养人　历史影像　复原件 170 × 111 cm



胡供养人　历史影像　复原件 168 × 104 cm



展厅声光电装置



伍

未　来

千佛洞项目，至今依然在继续，丝绸之路上还有太多的残垣断壁和千年传奇。随着一座座石窟的彻底关闭，很多壁画和往事都彻底淡出了大众的视线；随着那个年代中外老一辈学者的相继离世，当年那些被摧毁的实物仅存的记忆将更难考证。我们依旧与时间在追逐。

这一路我有太多要感谢的人，感谢我们的合伙人们，感谢懿；感谢谭理；感谢刘洋。感谢立景，一个在零下十度的杭州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里一起糊墙纸的女孩；感谢郭爸爸，一直给予我们人生哲学的指导，教我们意诚而后心正；感谢小蛮，聪明干练的小姐姐为我们到处张罗，四处帮忙；感谢何爸爸，在我们遇到社会险恶的时候给予我们鼓励和直面的勇气；感谢晴溪，一个顶着40度的高温和我们穿行在新疆腹地的建筑设计师；感谢王爸爸，为我们的新疆考察牵线搭桥；感谢丹，帮我们出谋划策；更感谢我的父母，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坚持下去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我们的员工，在最困难的时候的坚毅不屈；感谢我们的画师，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用心做画，不离不弃；感谢所有编外研究人员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感谢那些那些在我们每次萌生放弃念头时，用他们自己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前行的长辈和朋友们。感谢常书鸿先生和李承仙先生为

丝绸之路奉献了一生；感谢常嘉煌老师，开凿了20年敦煌新石窟，只为延续对父亲的承诺；感谢方博士，一个80年代的留美博士，离开华尔街倾其所有在大山中打造他的梦想；感谢蒋理斌，一个卖了六套房子，负债几百万只为打造心中最美瓷器的同龄人，宁可盖着纸板睡在金杯车里过夜，也要省下钱来给他的工人买条烟。正是他们的精神和故事，不断地支持着我们继续前行。

曾经20出头的我们，现在都已经30有余。我们在续写丝绸之路故事的同时，丝绸之路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深爱丝绸之路的理由，我向往着这条路上一个又一个伟大文明的交融，正是这种包容和大气，最终形成了我们璀璨的文明，也最终帮助我们成长。懿说，她走过了这段路才真正的明白了丝路的精神，更感慨于这历史中曾经的人，各民族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她想把这个精神重新带给全世界。谭理说，他爱着这些真实的和虚构的故事，这些神话总能给他科学探索时的苦难提供一丝慰籍。立景和晴溪说，他们爱那些千年前的现代感，爱古人的的浪漫主义情怀。

2019年开始，我们试图通过展览将丝路上的故事带给大众。虽然一开始就吃过亏、上过当、花过冤枉钱，而且至今也没有做到真正能让我们满意的呈现。但我们很高兴看到在南京十竹斋和上海库睿等更多专业人士参与下它的进步。我们感谢大家提出的专业意见和给予的帮助，也许这也是一个过程。有时，我们会在展厅做做志愿者，讲解员，也总能遇见不同背景的观众，在壁画面前静静的端详着，有时一看就是一天。不知他们是师傅们说的悟还是观，每逢此时，总有些欣慰的感觉。

未来的路，依旧遥远，还有很多要做的，但我们有了更多的信

心和动力：高昌的甬道还剩一半未完成，其中一幅壁画的一角至今未能觅得；丝绸之路上还有无数的石窟岌岌可危；世界应该知道一个文明融合的真相。我们需要继续去还原这些故事，用更好的形式去述说它们。我们相信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能像改变我们一样的去改变全世界的人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专家前辈的帮助和指正，他们为我们修正了不少错误，完善了我们的研究和内容，也有很多热心的年轻人用他们的专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对于这些失落的文明，也许我们的研究还会有很多纰漏和错误，我们也期待大家的指正和帮助。

也许靠着大家的力量，它终究会成为一个未来的答案！

2020年7月9日










追逐太阳的　我们

千佛洞项目伙伴　图取自原书照片墙


太一為令
無隘之城



大美江山　青绿山水（局部） 千佛洞美术馆



提灯观画

也许靠着大家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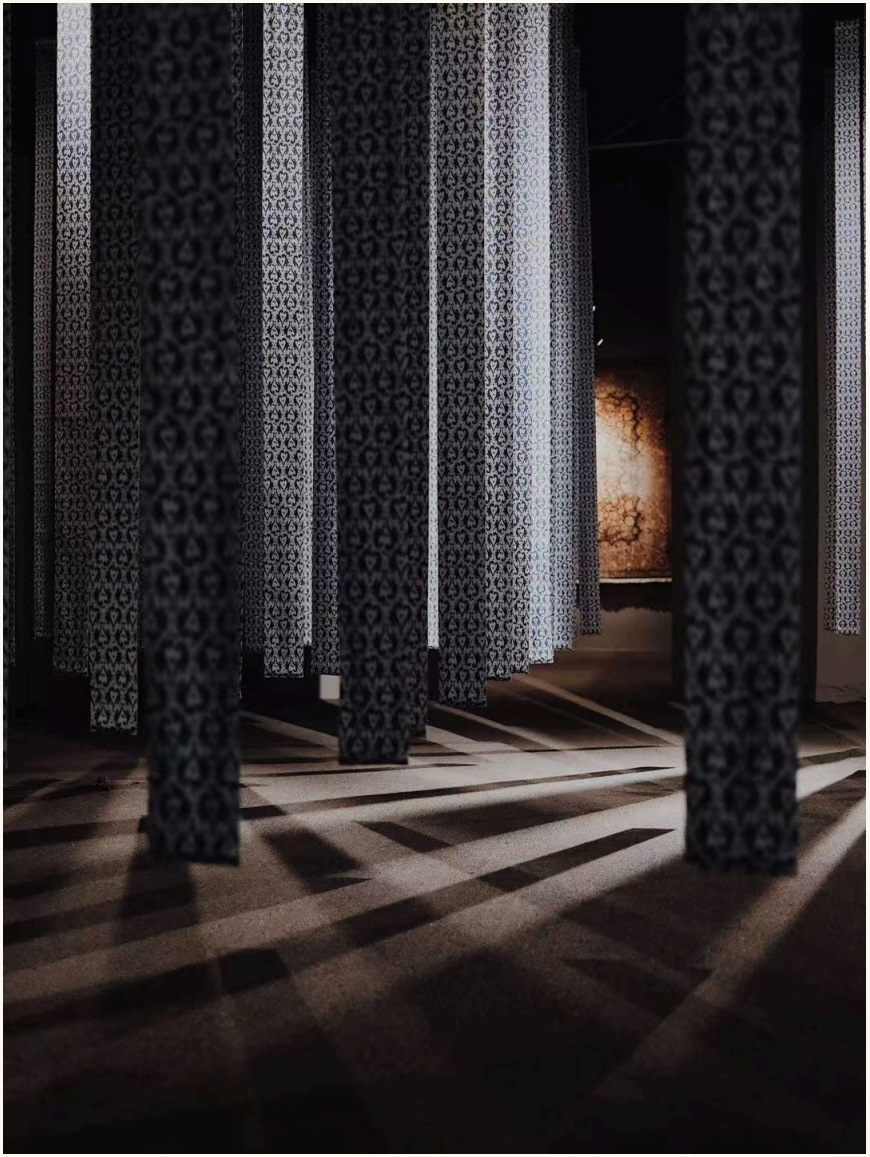
它终究会成为一个未来的答案！

——《千年绮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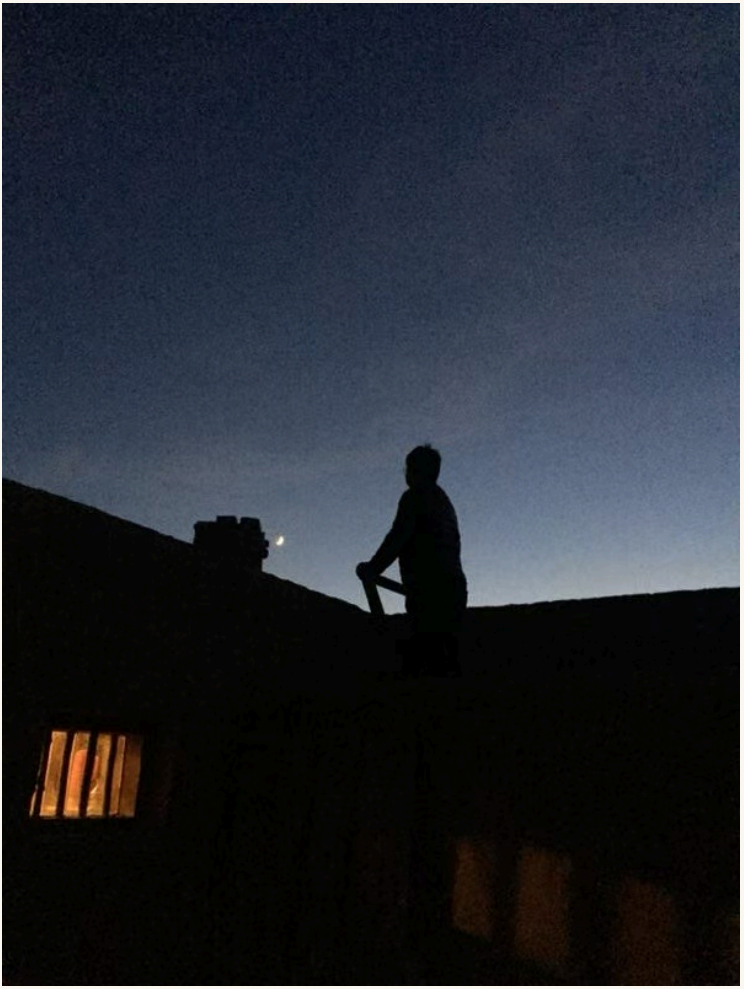
高昌故城

夯土砌筑　拱龛列　｜现场照片



千年绮华展厅

纹样布幔 | 现场照片



求　索

敦煌党河边土房　｜现场照片

小 广 告

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确实有自己的界限，

希望更多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的你们加入我们，

让我们共逐高阳！

我们还没有新媒体运营（设计、剪辑、动画等等），

没有商业拓展，没有展会运营；

我们永远都会需要的更多画师，更多研究员，

欢迎加入我们！

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们涉足的学术、历史都存在许多空白的领域，

我们的工作也许存在部分内容和呈现不能够尽善尽美

甚至有误解的部分，欢迎更多专家学者和热爱丝绸之路文化的你们给我们提供意见和建议！

更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我们还会一直努力，请大家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加入我们！

年　表

2011	初访敦煌，与丝路的缘分自此而起
2015	起，每年数次前往西部
2018 年初	参与创立的公司完成最重要的一轮融资
2018 年中	准备把千佛洞的故事向外讲之前，最后一次前往新疆
2019 年 5 月	石窟甬道壁画复原第一期完成，八幅巨幅祈愿图
2019 年 6 月	四十八块分割壁画扫描、标记、制成数字版画，拼接于五米高、二十一米长的甬道
2019 年	起，以展览将丝路上的故事带给大众
2020 年 7 月	本文写成；此时未取政府资助，亦无外部投资

〔本表据本书正文所记年月编次；「2011」一条出作者补记，正文未及，别无他证〕

图　版　索　引

2	六层壁画之下的北魏面容　现场照片	千佛洞美术馆
10	高昌遗址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15	高昌故城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16	高昌故地　现场照片	千佛洞美术馆
18	柏孜克里克石窟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24	丝绸之路路线图	现场照片　拍摄地待核
25	来客　各国考察队人物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26	发掘古城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27	丹丹乌里克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28	装箱后的壁画由驼队运出沙漠　历史照片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30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内的高昌壁画陈列厅　历史照片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31	毗沙门天王行道图（残影照片）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32	誓愿图第 2 铺（历史影像）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34	颜料墙　试管标本	千佛洞美术馆
43	高昌宝相花　唐宝相花藻井	千佛洞美术馆
44	整幅经变临本　画院工作现场	千佛洞美术馆
45	残损肌理特写	千佛洞美术馆
48	誓愿图第 1 铺	勒柯克《高昌》柏林 1913　公有领域

49	誓愿图第 1 铺（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50	誓愿图第 6 铺	勒柯克《高昌》柏林 1913　公有领域
51	誓愿图第 6 铺（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52	复原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
59	祈愿图其一（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60	落笔	千佛洞美术馆
61	复原甬道　五米高、二十一米长	千佛洞美术馆
63	河谷落日	千佛洞美术馆
64	毗沙门天王行道图（复原）	千佛洞美术馆
66	汉供养人　胡供养人	二十世纪初考察队历史影像　公有领域
67	展厅声光电装置	千佛洞美术馆
68	千年绮华展览现场	千佛洞美术馆
73	追逐太阳的　我们	千佛洞美术馆
74	大美江山　青绿山水（局部）	千佛洞美术馆
76	提灯观画	千佛洞美术馆
78	高昌故城	千佛洞美术馆
79	千年绮华展厅	千佛洞美术馆
80	求　索	千佛洞美术馆

TAIS CAM 2020年度艺术

图案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唐代密宗护法金刚手持挡煞除魔的金刚杵，艺术家将七把金刚杵以中心环绕，每个独立图案分别切分了51.429的角度，

线条与线条之间完全遵循黄金比例切割。

只愿2020平安顺利。

千年綺華

著	余亦舟
审校	李寒晴
资料整理与研究	罗懿　谭理
出品	太舍千佛洞美术馆　TAIS CAM A proud member of SOLUM TAIS
成品尺寸	148 × 210 mm（A5）
正文	思源宋体　10.2 pt／26 px 基线网格　每行 29 字　每面 25 行
图注	思源黑体　6.4 pt
版心	天 16　地 21　内 15　外 17 mm　｜　正文栏 106 mm

本册为《千年绮华》重排本。正文文字悉依 2020 年 7 月原稿，未作增删；
引句页所录皆出正文；图注、图版索引与颜料表为本次重排新编。
图版中勒柯克《高昌》（柏林，1913）已进入公有领域；复原作品与现场影像著作权归千佛洞美术馆所有。
历史照片为二十世纪初各国考察队所摄，已进入公有领域。



太舍千佛洞美术馆

TAIS CAM · CHEONBULDONG ART MUSEUM

A PROUD MEMBER OF SOLUM TAIS